劉氏鴻書

第五十七卷

人品部十二

曠逸

老萊子　變易姓名　開口而咲

過其祖　主能制臣　讀易損益

鼻頭火出　姜肱　何遜

一日千載　興不淺　墮淚碑

青白眼　九華半臂　登僊

冰山　端坐　不爲人識

東城　明年六十　人人收得

吾姒如此　平生奇異　昨夜小不安

[illegible]

妲巳　袁紹妻　恐傷盛德

郄氏　若妬即飲　三可異

六虎　早充君厨　大吉利

女類

俠

漆室憂　持栮　巴寡婦

緹縈　禮宗　梅根女

文姬　趙娥　三女

卷五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二

曠逸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畚

而去萊子亦隨至於江南而止、貧士錄

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水濵、通洗之、因與鶴同去、詩箋

春秋時、楚三使使聘於江南、通大笑不應、妻曰、妾與先生躬畊而食、親績而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膿肥。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違義也、不如去之、與通變易姓名、入蜀、隱居峩眉山中、姓譜

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莊子

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國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受其賜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過其祖矣千秋考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覇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覇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

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季周傳

漢建武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語林

曹景宗旣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五代史

漢桓帝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友愛天至共臥起通經術兼明星緯從學三千人公車屢辟不就後與徐穉同徵亦不應桓帝下詔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胠臥於幽閣以被韜面竟不可見時年四十有六漢記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廨宇有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旣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士嘯傲終日梁志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晉書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秋夜共登南樓亮忽至諸人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羊祜爲荆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亦名興初爲荆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十道志

世論多以阮籍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盖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靑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慼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衞瓘以淸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淸譚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嵇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内 初潭集

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奥忘其褊悋是以入其室者謂爲登仙 魏書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爭詣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見乃氷山也皎日一照則當誤人後登第爲華陰尉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

不得遂拂衣長往 天寶遺事

陽翟杜生居離城一舍惟屋兩間前地丈餘孫尉訪之問其何以三十年不出生指門前桑樹曰十五年曾此納涼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所以治生曰與人擇日及賣藥後子能耕一切不爲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盛寒布袍草履室中蕭然 夢溪筆談

東坡與李端叔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時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

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坡外紀

東坡書東皐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予上者嘗以為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有是二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謂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

適盍雖為人而實自爲矣○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苕溪云余連蹇遷調四十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長公外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蓋竹栢影也嘆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何氏語林）

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詼諧放蕩畧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叟延入因備酒饌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心不覺頓忘宦情（新語補）

康節先生四

不出謂宴會不出慶弔不出大寒大暑不出大風大雨不出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客去後蕭園可以雙聊煙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花入盆則阨其根鳥入籠則局其趣惟山間自然花鳥遙可會心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坡外紀

或問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雜志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前

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豁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瀋陽人物記

趙季仁嘗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客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

之高下　鶴林玉露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方正學集

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之停天地且不得其閒而況於人乎高爵厚祿清資顯轍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甚鮮曰惟置產營第不獲一見而身先亡者有矣幸而飲食正好

偷閒顧乃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豈惟日忙憂亦擾擾所謂好山水好風景何嘗識其旨趣徒爲勞生雖死不悔是誠守錢虜爲兒孫作馬牛也何足道哉噫尤有甚者殆爲兒孫作蛇蝎矣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見聞搜玉

婦類

賢正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

井舜從他井出去時旣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路史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共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下惠之可家語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

彼則歛矣黔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婁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晉史

先主永興公主爲吳太子楊璉妃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先主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讓皇卒薨寢食節璉謁陵歸於

舟中飲醉一夕暴死年十九歲或云左右承風旨爲之
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葷血自稱
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
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
五夕始滅至殮温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勲勒
碑宮中紀其異云 學圃藼蘇

吳功曹魏騰忤孫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
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
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
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吳志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辨融家勢豐豪裝遣甚
盛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
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
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
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而所在之職輙以
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
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太平御覽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娶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

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東脩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覩從渦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 [illegible]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偏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呌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

集賢學士王頭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節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銜巵詣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請官之妻曾被王嗔人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退朝野僉載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眷異其劉夫人即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閽者縑三百夫人嘆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巳即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

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唐記

唐昭宗爲梁主刼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刼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繫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啜其家嘗收莨菪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擣亦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劒一一斷其頸而瘞之

其馬使人逐官路簛而遺之罔有知者後地士收殮洩其事玉堂閒話

章太傅妻練氏章德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不敢諫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還攻建州時太傅死矣二將遣人厚以金帛謝練氏而授以白旗曰吾將屠城請夫人植白旗於門首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金帛并返其旗報之曰二君幸思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者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也二將乃止太傅十三子其八子貴顯皆以爲夫人仁德之所延者遠矣因果錄

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都虞侯朱友恭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碭山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殺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夫人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反

綱目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蘂曾爲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有同州

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
賢明有禮溫雖虎狠其心亦所畏伏初收兗鄆得朱瑾
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
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
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
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
既卒繼寵者非一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
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
虎豺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北夢瑣言

宋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

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江行雜錄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婦族聞之無不媿赧故李夫人婦

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行粧梳勲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太平御覽

妒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巳妲巳懼進御而奪巳愛也乃僞㑛而泣曰君王年即耄耶明即衰耶何惡貌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瑜而以爲惡妲巳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爾弗誅何以華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荊小才論

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晉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一日使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合中妒記言類

郗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呀口向帝帝驚駭躍起曰宮殿嚴警非爾數所生之處豈妖孽欲祟朕耶蛇人語曰蟒昔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妒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蟒非常蛇亦能變化不以皇居深重爲阻感帝昔恩故託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切功德以見拯拔也帝悲切感激旣而求蟒遂不復見明日以告誌公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欵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

德巳得生㤙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 梁武紀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旣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國史纂異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

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本事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鬧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

中庭持刀獨寢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澀齋閒覽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杭鄭大詈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

其夫而付之

明解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嘗觀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栗栗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女類

俠

魯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笑之漆

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列女傳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欲殺之其女持楫而言曰妾父聞君南渡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至此妾願當之易父之命簡子將渡而少一人乃備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列女傳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貨殖傳

漢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

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投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太平御覽

禮宗者漢安定皇甫規妻也不知何氏女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及規卒時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氏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

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氏知不免乃立罵卓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氏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後漢紀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會阜之巔林木秀茂周旋十里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日薦蘋藻娥父吳人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爐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

湧溢於鑪口蛾然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宿州志

曹孟德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按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

四絃 世說新語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巳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强載還家會赦得免 汌潭集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没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 水經注

博陵崔愼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

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愼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族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愼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時月色朦朧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

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兒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愼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餧兒已畢便永去矣愼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駮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日僕之阨塞阽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

歸意態皇皇謂立曰妾有寃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貲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至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回明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

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廣誌則興編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女師翁能為越方以其術療
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侯之者門外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足
於饋遺時永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
惑衆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得以身代
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欲以刺殺而
教出入衛侍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形狀不可
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娘雅
傳父方即為女道士居教旁近觀行禁架之術曆淪出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因大言數百歲其方曰精月華爲藥服之能拔宅飛昇教母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爲辭謝固請乃許而御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爲黃金且亦安事金爲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十一娘陰爲鴆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撞入見之馳報教教伏地號哭亦自殺也古今說海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與李同行詣蜀具

述宮中之事詠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且道憶戀之意追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 北夢瑣言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無還理君必儷他族於此長別矣答曰願死無他即欲割耳自誓保母持不許自是不御薰澤讀烈女傳

見迹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迎裴復爲夫婦如初 太平御覽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

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發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迯無歸期毎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置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

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隣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

舟中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妻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妻至偕老焉　廣豔異編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子柳

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黄觀安慶人狀元及第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塡隘妻云吾母女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則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幽窻家獻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佯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竟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不殺其夫

義門

李燓字德公南鄭人太尉固小子梁冀害固並收其二

子固女文姬適同郡趙伯英知父將及難以燮托父門生王成曰李氏存亡在此矣成以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妻以女燮遂得專精經學十餘年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徵拜議郎遷河南尹時人稱其世忠補[illegible]

後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本傳

晉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聞知之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至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主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及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隋書

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博陵安平李幾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歎魏書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

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唐書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忽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謂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恥懼辱吾門

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亾婦爾兄矍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扣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弟因尋血踪至於墓所則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

氏遂絶　鐵圍山叢談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巳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也嘗有人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决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貽謀錄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

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殖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巵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

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命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 鶴林玉露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即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起盖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之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曰以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諫曰

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某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卽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瞷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後有人詐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 金華志

浦江鄭氏其先世祖綺有純德父照坐死罪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竟白其誣母張氏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常教子孫勿異爨傳至文嗣已六

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文嗣没大和司家事益嚴肅有恩凛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毎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歛容自右趨出人稱其家有三代風云大和孝行尤謹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治家凡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婦惟事女紅不得與家事男女內外極嚴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世入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時稱十一世矣族蕃産多郡中推爲糧長屢以事入覲　太

祖識之後有人指其家與與胡惟庸行賍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糧有司逮濂及弟湜至京上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命給還仍着人送到家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因詢所以治家長久之道湜具以對上深喜之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人稱薰其家德云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命簡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並授之官有曰濟者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東宮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詔旌其門閭渙以宗長詣闕謝恩陛

辭曰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渶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縉紳咸爲詩文以頌之

第五十八卷
人品部十二
盱盗一

卷五十八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二

叛盜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壼曰峻擁强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

遣司馬諧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衆下衛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兵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爲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綱目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甚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

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薄執政者又有求索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時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爲左武衛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之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産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遣盛彦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彦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爲密舊守高祖遣使齎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

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談賓錄）

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怙父兄閹勢蹂賊不幸邛州牙官阡能等驅良民反高仁厚以都招討使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間執訊之諜也仁厚好問之泣曰吾村民阡能囚吾父母妻子而遣仁厚曰如此吾何忍殺汝汝歸潛爲我語寨中人高尚書閔汝曹皆良人爲賊脅降者遣復業所誅止阡能輩五人耳諜曰此百姓心也遣之明日阡能遣將營雙流西爲寨五仁厚至圍之遣人釋甲入賊中諭降賊已聞諜言皆

呼諜釋甲降仁厚悉書其背爲歸順字焚五寨而進命降者五十人爲前隊揚旗呼曰五寨將擒矣我等降立得爲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過寨爭出降遣前降者歸業命繼降者呼如前阡能欲率衆戰皆不應明日爭呼諜縛阡能以迎軍出六日而賊平未幾東川節度楊師立暴敬瑄罪發兵攻西川仁厚奉詔討師立遣將壁鹿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遂圍之夜二鼓賊將掩城北寨副使楊茂言單騎道諸寨皆從走仁厚大開寨設炬火其中自帥士爲兩翼伏道左右而待賊見營門開不敢入引還伏發

擧之奔潰斬獲甚衆仁厚念城北諸將走當死者衆召孔月官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止斬副使茂言以殉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所俘數十人縱遣之賊聞欲反正於是爲帛書射城中曰城克玉石俱焚不忍也請緩十日師不然分兵爲兵番晝夜攻悔無及矣衆賊共斬師立以降 嘉謀錄

唐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彦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

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
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
氏社稷伏願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
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皎
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
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
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宫桓彦範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
子年長久居東宫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
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淸内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

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
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
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
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
之子也唐新語
唐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
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
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兇地
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
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翊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識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侖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

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今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酇侯耳

杜陽雜編

欽宗靖康二年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

之時雍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
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
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
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
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之御史馬伸獨奮
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
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是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
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乃遣張邦昌
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隨奉册寶至立邦昌爲帝
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

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
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
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
功邦昌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
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
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
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
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固爭
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詭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开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爲賣國牙郎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

陛虜所遣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
令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
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
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
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
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無君之子亦已知所
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彊虜
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
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
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

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
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
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
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
公書入邦昌氣沮宋紀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
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
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
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
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

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關巳絶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顔石吉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宫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黄門入宫收璽尚宫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黄

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舁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事于繙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鎰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又監軍术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入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

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翊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斯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是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

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元史

劉豫景州人張慤薦知濟南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建炎三年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四年立豫爲齊帝初金

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没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没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没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册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

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䘏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宋史

建炎間詔王淵免進呈書押㞐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

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内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 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

上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西棄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

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檻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

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亾入建陽縣人詹劓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伏誅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宋紀

劉氏鴻書卷五十八終